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

監生臣馮克鞏

# 周官總義卷五

宋 易祓 撰

## 大府

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大宰而總於大府大府一職雖為主藏之長而非有司出納之任乃所以總有司之出納者也何謂總有司之出納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内府則受財賄以待大用外府則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至於司會司書職内職歲職幣莫不

各有其職而其出内盡總於大府然後大府以大宰之式法頒之受之是大宰提其綱大府總其目而羣有司共命於其下大小有紀本末有序纎悉委曲具有條理此周制之良也鄭氏於大府之序官註曰若今之司農夫司農豈大府比哉漢之設官惟無大府一職是以上無所統下無所受一代之制無足觀焉近世先儒謂漢之司農掌穀貨以共軍國之用則猶外府也少府掌山海陂池之稅以給天子之私養則

猶王府内府也雖無大府一職以總其出内而當時所謂計相則猶司會之任計相與司農少府盡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冡宰制國用之舊自計相罷不復置而司農少府不相統屬以比周之大府豈其然乎以史証經固爲不類因鄭氏之説而知周官設大府之職其出内有制而事無乏用與漢制異矣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

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資邦國之用九功則九職之功也是三者太宰總之每事為一書每書皆有貳大宰總是書而責其入于征者司徒之屬按是書而征之以入于掌者大府之職又執是書貳舉其貨賄之入而頒之于所當用者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則若玉府内府之類頒其賄于受用之

府則若外府之類蓋玉府掌王之金玉及良貨賄之藏是擇四方之精美者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内府掌受天下之貨賄良兵良器是又擇四方精美之次者以待邦之大用至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則凡四方之物皆所以待天下之經費是數者皆所謂府也若司會以至職幣乃糾察鈎攷之任則非府矣受藏受用其府各異及其用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式法于大府而請之于有司若云某物須

于其官某用取于某所利權散主而政本實一此周人制用之良法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賔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此經自關市以至幣餘則大宰之九賦也自膳服以至賜予則大宰之九式也九式之法專用于九賦此

正大宰緫國用之大者大府所謂式法則以大宰九賦之式法而頒之于有司然以其物共其頒葢有深意存焉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有征而猶幾市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則足以見先王之薄于自奉也邦中之賦百物所聚園則共果蓏之物廛則共珍異之物乃常賦也以之待賔客則足以見先王之厚于待人也外是則鄉遂矣四郊百里在六鄉之外其賦則以待稍秣邦甸二百里

乃六遂之餘地其賦則以待工事近者使之輸重遠
者使之輸輕故也外是則都鄙矣家削乃大夫所食
之采地其賦則以待匪頒邦縣乃卿所食之采地其
賦則以之待幣帛邦都乃公所食之采地其賦則以
之待祭祀卑者共其禮之常尊者共其禮之大故也
委人以下皆山澤之職所共者薪蒸荼炭之類以其
賦而待喪紀宜也職幣所謂斂邦財者之幣振掌事
者之餘財以其賦而待賜予宜也曰賓客曰稍秣曰

工事曰匪頒曰幣帛曰祭祀曰喪紀七事者皆有一定之式而用經常之賦不可易者若夫王之膳服乃至尊所御故大府于九式則列之于始王之賜予乃非常之恩故大府于九式則列之于終然關市之賦初未嘗强無以為有幣餘之賦亦本吾所自有之物是約已以厚民者也夫豈厲民以自養哉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天下財賦之原有三而皆總之于大宰一曰以九職

任萬民則自三農以至閒民是也二曰以九賦歛財賄則自邦中以至幣餘是也三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自祀貢以至物貢是也今大府之頒財以式法授之考其式法則皆九賦之財賄是九賦之用固有定法矣若夫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則非國用之經費故未嘗用焉蓋嘗攷之二者不列于九式之中其果未嘗用耶是不然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繼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知冢宰有三十年之制又知有國者必有九年之蓄然後邦國之所謂貢者于三年之中常留一年之蓄以待弔用萬民之所貢者亦于三年之中常留一年之蓄以充府庫其歲蓄之外皆以給國之用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

司虞鐶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于此是則三十年之所通者既使國家之無乏用所謂九年之所蓄者又常使邦國之有餘用此大宰兼制國用之要也不然則內府之職何以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邦用既出于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即所謂三十年之通者也不特內府而已司會以九貢九功之法而聽其會計司書以九職九正之數而周知入出百物是邦國之貢果盡以待弔用萬民

之貢果盡以充府庫耶由是觀之歲蓄之餘旣以待邦之大用而邦用之外又以其餘者共王玩好之用司書掌其數司會掌其計内府掌其物而總之于大府制之于大宰上下有制而斂散有度王者道御之方如此

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玩好之用聖人不廢也聖人處此亦必有道矣故大府之職以式貢之餘財共其用所謂式者即九賦之

式所謂貢者即邦國萬民之貢蓋待弔用充府庫之外而後有邦之大用大用之外而後有式貢之餘財夫豈玩物害民者哉然此言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上經又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賜予則公于玩好者也幣餘則公于餘財者也幣餘之賦𡨋在九式之末而此言式貢之餘則又是幣餘之餘財以此見先王之不急于玩好者也况所謂餘財者非必曰取辦于式貢之當用必待式貢之餘財然後共之

若其無餘則亦無所共矣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凡邦之賦用即九賦之見于大宰之式九貢九功之見于大宰之所制者也賦謂當入之數用謂當出之數取其一歲賦用之與數以為之本然後歲終則以受藏受用之府所入所出而會之會之于歲終乃冢宰制國用之時也冢宰制國用于歲杪大府于此而會九賦九貢九功之入出上下之相承如此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玉府隷于大府所謂受藏之府此其一也以玉名官則王者之服用好賜在焉以其職掌觀之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鄭氏于大宰之九職註曰金玉曰貨是金玉固玉府掌之矣獸人曰皮毛筋骨入于玉府獻人曰凡獻征入于玉府廛人曰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澤虞曰掌國澤之政令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職金亦曰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

石丹青于受藏之府此其玩好兵器良貨賄之物玉府皆掌而藏之矣葢貨賄有二有貨賄之良者有貨賄之常者常者出于九賦九貢九功之中内府掌之以待邦之大用若其良貨賄則大府擇其精美者藏之玉府專以共王之服用好賜其與常貨賄異矣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袵席牀笫凡褻器

周官所掌有王之玉國之玉則寶器也瑞器也寶器

藏于天府非共王者也瑞器掌于典瑞亦非專于共王者也共王之玉不過服玉佩玉珠玉含玉是數者璞玉而已玉人之事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非服玉歟玉府共之既為服玉則典瑞掌之也玉藻曰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非佩玉歟玉府共之既為佩玉則司服掌之也弁師曰王之五冕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非琢玉為珠以飾之者歟玉府共之既為珠玉則弁師掌之也食玉所

以養至陽之氣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含玉所以爲死者口實大宰所謂大喪共含玉是也喪而及于復衣裳角枕角柶燕而及于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亦以良貨賄之所飾焉故也凡此皆服所用故玉府兼掌焉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此謂諸侯會同或有盟焉則爲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敦之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或謂三王不

及盟誓而周官有司盟之職則疑周禮非成周之全書是不然文王之時虢仲虢叔勲在盟府成王之時周公太公賜之盟者出于由中之信所以親之也以共王玩好之官而共珠槃玉敦具覦為可知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足為盛世言哉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或謂内府言凡四方之幣獻則諸侯獻于天子者此謂王之獻則天子獻于賔客者獻者以下獻上之謂

天子安得有獻既有獻于賔客玉府安得而受之且藏之耶王之獻與獻王同以王為先故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此謂王之好于羣臣而有貨賄之賜玉府則以所藏之良貨賄共之共其貨賄而不共玩好金玉兵器君臣上下相率以禮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則玉府其一也内府又其一也二者有異職則計宜有異守今也玉府掌貨賄而内府亦掌貨賄玉府掌兵器而内府亦掌兵器玉府掌金玉而内府亦掌金玉是三者内府既取之九賦九貢九功之貳則大府所以頒之于玉府者果何所取耶以經意攷之玉府一官特掌王之服用好賜而已如獸人獻人㕓人澤虞之職各以其物而專入玉府其外則亦九貢九賦九功之所入者也何以知

之以大府頒財而知之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先擇其珍美可以共王之服用好賜者頒之于玉府而邦之大用所謂朝覲班賜等物不與焉又擇其次珍美者可以為朝覲班賜之費而為邦之大用者然後頒之于内府其外則皆四方幣獻之物是則貨賄也兵器也金玉也内府之與玉府寧非職聯而用異者乎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

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四方之幣獻即諸侯來朝而奉天子者內府于此入之四方使者即天子遣使以遺諸侯者內府又于此共而奉之入之者此物也共而奉之者亦此物也以其所獻者共其所遺者王者豈擅天下之利以為一已之私哉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王之好賜王府共之非常之恩不可以法拘也今也

内府共王之好賜予而冢宰亦同乎王冢宰雖尊得毋偪乎是不然共王則謂之好賜共王及冢宰則謂之好賜予是冢宰聽賓客之小治不能無賓客之須以式法予之非冢宰之私予也不然大宰八柄之法曰予以馭其幸者大宰且以之詔王奚嫌于同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外府名官對內府而言二官所掌不同皆出于九貢九賦九功之法內府掌其貨賄即大府所謂頒其貨

于受藏之府者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大用即大府所謂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者也然外府所掌以邦布為主以共百物為用不知何從而取之謂其取于九貢九賦九功則九貢各有其名九賦各有其地九功各有其職固不可强其所無有而亦非其所盡有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于大宰之九賦註曰賦為口率出泉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漢法也在漢已不勝其獘地不能皆為鑪冶人不

能皆為鼓鑄不因其所有周人何其厲民哉蓋嘗攷之禹別九州有賦有貢有篚無非本色之物以當時未有泉布之用也自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以通財貨輕重之權則凡九貢九賦九功皆可以邦布行之攷之于經成周所謂邦布者不過載師之里布閭師之夫布廛人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如是而已邦用取具不一而足豈此數者之布所能給之耶蓋外府以掌邦布為名而曰掌其入出以共百物是以

邦布易之也夫通功易事古之常理而周人復權之以圜法邦布之出旣以易百物則凡九貢九賦九功之所入亦當權之以邦布何以明之下經言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幣齎賈氏謂外府共其泉布泉布可以為幣而言齎則九貢九賦九功其可盡以本物言耶不然則小宗伯大賔客受將幣之齎鄭氏亦謂所齎貢獻之財物泉布之類也是知貨賄之可以致于王朝者王府内府受之其或人力之

艱地里之遠物繁且重而不能致于王朝而易之以邦布者外府受之則曰掌邦之入出先言入而後言出者泉布皆入于外府大宰則量入以為出也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有大宰之式法而後出否則不妄出矣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此即上經所謂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也何謂法九式

是已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太宰羞服之式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賔客喪荒芻秣匪頒好用之式盖大宰總經國之大計故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外府共其用而已故數者皆行之以式法綱要節目森密如此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上經言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三者之共其衣服一而已歲終之會而王與后不會優尊者也優尊

者而世子不與戒華靡也義見膳夫

司會

司會一職次于大府則宜若聽命于大府然大府以下大夫二人為之長而司會乃以中大夫為之次是知司會非大夫之屬乃諸府之所以聽其會也鄭氏乃謂司會若漢之尚書大府若漢之司農不知漢之司農與少府均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以屬官而令其長則勢有所不行厥後尚書徒為

具文而漢之財計甚無統紀以比司會則非其類也不特此而已小宰中大夫也司會亦中大夫也皆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也是則冢宰之受歲會小宰與司會俱逆其治而司會復能兼舉天下之財計則其權亦重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六典所以治邦國八法所以治官府八則所以治都鄙大宰為之掌其正小宰為之掌其貳貳云者掌其

貳書以逆大宰之所治者也司會特一糾察鉤稽之官耳亦掌其貳而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且財用之末何關于政事之大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欲行司會之權則亦徒法而已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其治故外而邦國內而都鄙又其內而官府凡其大綱小紀與夫纖悉委曲灼然有以知其本末源流之所在則夫九貢也九賦也九功也豈區區會

財用而已哉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司會之班爵與小宰同其職掌之同皆掌其貳以逆大宰之所治者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職任萬民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既已執其貳而均節之矣今司會又從而致之令之均節

之致者致邦國之自共令者令萬民之自輸均節者從而計邦國之均費此又司會所專之職而詳于小宰矣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官府郊野縣都皆在王畿千里之内凡百物財用之所出與其所當用者皆有書契版圖焉書謂紀載之書契謂合驗之契版謂人民之版圖謂土地之圖司

書掌其書司會掌其貳而後可以逆羣吏謂受財用之執事者其未用則令之致之其已用則均節之會計之是所會者官府郊野縣都之財用而邦國之財用則致之而不會其後攷歲成而周知四國之治則亦未嘗不會也特有内外詳畧之異耳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冢宰天官之長也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

天官之貳也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天官之考也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三官各舉其一而司會乃考其全會之欲其詳也參互云者鄭氏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内之入職歳之出近代儒者則謂職内職歳職幣三者相攷其説誠有未通者周官三百六十皆有日成何獨于此三官而言之盖天下之事合衆類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為凡則一旬之計也合衆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合衆要

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一旬之内以凡考目以目攷數以數考凡夫是之謂參凡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夫是之謂互如是則日成可以無遺矣積日而月又以月要而攷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攷歲成詳畧並施久近兼察四國之事周知無隱則吏治之怠而無功者詔王及冢宰而廢之吏治之勤而有功者詔王及冢宰置之夫小宰不以詔王大宰不以詔王而詔王及冢宰之事獨以責之司會者會計之職專

故也大宰之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冢宰道揆之任專以詔王為職司會法守之任固冢宰詔王而後有詔王及冢宰之事法通行乎上下而政本定出于一其體統嚴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皆見于大宰之職而
九正九事其名則異蓋九貢九賦皆經常之正税故
曰九正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故曰九事是書也
小宰有之宰夫有之司會有之司書亦有之至于邦
中之版土地之圖則統之于司徒非于此版圖之外
而别有所謂書也蓋有版圖而後可以周知入出百
物有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之書而後可以
敘其財受其幣蓋以是書而敘其財則有餘者不敢

隱以是敘而受其幣則已用者無所欺職幣一官專主振掌事之餘財以此入之宜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周禮一經凡言上云者非專指王而言也膳夫于王之膳不會庖人于王之膳禽不會酒正于王之飲酒不會外府于王之服不會司裘于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是數者切于王身專指王而言故白惟王不會若上之用財則異乎是宰夫言告于上職歲言上之

賜予職幣言上之小用賜予則各有所主而已是知關乎國體之大者皆謂之上施于邦計之常者皆謂之用財用凡饍服之外有所謂祭祀賓客有所謂匪頒喪紀又有所謂工事芻秣幣帛賜予無非上之用財用者大宰既掌其式大府又掌其法司會既以式法會之司書又考于司會而書之初非一人之私也故曰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

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大宰于一歲之終則受百官之歲會司會又以歲會考歲成則功事財用之計每歲固有之矣至于三歲則又統計其治爲甚詳故謂之大計羣吏之治所謂民之財器械之數孰備而孰乏田野夫家之數孰登而孰耗山林川澤之數孰興而孰廢既已周知羣吏之治然後可以逆羣吏之徵令徵令有當否不可得

而掩也凡此無非賛大宰之事而已盖大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雖卑以其賛大宰故亦謂之大計

凡税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成周財用之所出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無他取于民者也今司書又有税斂之事近代釋經者謂税斂在貢賦之外而不能明指其説或者疑焉以小司

徒攷之其言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言貢賦而不言九職則知稅斂者九職之稅斂也所謂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以至虞衡藪牧之職又至百工商賈之職又至嬪婦臣妾閒民之職凡有職者有徵故總以稅斂為名何以明之以小司徒言稅斂于貢賦之後而明之不然閭師任民即九職之貢而曰以時徵其賦非稅斂而何凡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考焉以司書知其數而可以鈎

稽之也

職内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周制天下之財不過九貢九賦九功之法大府既掌貨賄之入職内又掌邦之賦入職内所掌非於大府所受貨賄之外而別有所謂賦入也即鉤考乎大府之所入者而已盖司會以下皆會計之職而職内一職惟計其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總云者總其

凡目之書宰夫所謂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法以治目是也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數云者析其一二三四之數宰夫所謂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總者其要也數者其詳也執其至要御其至詳官府都鄙之財皆不逃乎是書之所貳者矣然特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而未及夫邦國也蓋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財先王嘗戒之以無封靡于爾邦固不可專利以傷財尤當量入以為出凡邦國之賦用一以官府

都鄙之數而逆之其本末源流昭然矣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凡受財者謂羣吏受財于大府而其貳令則在職内受其貳令而書之則彼此可以合驗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彼此可以參攷以職内之所入逆職歲之所出則官府財用皆可目擊而周知然後舉其財而叙之叙之者何官府財用不能皆有餘也

亦未嘗皆不足也以有餘而補不足求以濟國事而已是之謂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職内掌邦之賦入故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職歲掌邦之賦出故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職歲之與職内其財之出入正相關也其入也非職内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受焉所謂貳

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亦一二三四之數與職內同職內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亦貳其數以待司會之所會故曰以待會而攷之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凡頒財大府以九式之灋授之職歲則舉大府之所授者予之故曰受式灋于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上云者非專指王而言也其義已見司書盖九式之

中惟膳服切於王之身故上經皆指王而言雖有式灋而不會司書所謂上之用財用則自賓客以至賜予凡八者皆有式灋者也皆司會之所當會者也以其為國家之經費故以上之用財用言之若夫此經所謂上之賜予則九式之賜予而已其出也有先後之叙故以叙與職幣授之以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所謂逆會也及者至也職歲主式灋以出財用至歲終逆會之時職歲則以太宰九式之法而贊之故曰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國之餘用二有幣餘有餘財兼掌餘財而獨以幣名官舉其大者言之也何謂用邦財者之幣外府之職

曰凡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賈氏謂外府共其泉即用邦財者之幣其用謂之幣其行謂之幣齎以式灋取其餘曰斂斂者取也何謂掌事者之餘財大府之職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馬以式灋受財于大府則為掌事者之餘財而不歸未免沉匿故以式灋舉之曰振振者舉也皆辨其物而奠其録奠定也既定其數而録于籍矣以書揭之揭標也又書其目而標揭其物以待其上

之小用賜予即大府所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也

然外府共賜予之財用乃出於邦布之百物而不取

於幣何也謂祭祀賔客喪紀會同軍旅之賜予闗於

國家之大體者也此則小用賜予而已

歳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幣餘之賦雖止於小用賜予然不可不計其所出之

數故歳終則會其出凡邦事則不止乎小用賜予而

已職幣雖掌賜予一端而所給餘財乃散見於九式

之中故凡邦之會事皆以式法贊之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周官設司裘不専為裘亦兼皮事三侯則皮事也三裘則裘服也然五服掌於春官之司服而此特為裘五冕掌於夏官之弁師而此不言冕以其所掌者皮事之裘也大裘者象天之義凡祀天之物皆可謂之大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裘亦然無經緯之文無繢繡之功取其質而已故曰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不言上帝五帝而獨謂之祀天其義可以互見然下經於裘言獻於侯言共而大裘言為專其官重其事也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天子諸侯羣臣之裘備見於玉藻此特言良裘功裘而已說者謂良裘為質之自然者功裘為人功治之者此所以為上下隆殺之辨今攷之玉藻既有其物又有其名唯君有黼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仲

秋獻良裘其以此敷又以錦衣狐裘為諸侯之裘以狐青裘玄綃衣麛裘絞衣羔裘緇衣狐裘黄衣為君子之裘以虎裘狼裘為君左右之裘季秋獻功裘其以此敷仲秋獻良裘之時則罻羅可設故行羽物以順陰氣之始季秋獻功裘之後則霜露既降故特頒賜以禦寒氣之畝月令於孟冬之月天子始裘言天子則諸侯羣臣亦可推矣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祭祀之射也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共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於是有三侯二侯一侯焉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弓二寸為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為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為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眡其弓之數而降殺之凡

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或謂大射天子之侯即射人之三侯以至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亦然失之矣侯數雖同而有大射賓射之辨梓人為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賓射之侯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凡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

侯耳蓋大射以鵠賔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歳終則會唯王之

裘與其皮事不會

廞興也裘與皮車象生時為之乃明器中所用者不

會義見膳夫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

工

未練治者謂之皮已練治者謂之革秋則物成之時

物成則堅實故秋斂皮若草則加人功練治之其成差久故冬斂革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於春獻之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即以大府之所授者頒之也

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

毳毛毛之細縟者氈之為用經不多見惟掌次於旅上帝則張氈案物之貴重可知也然特一端而已邦事則自祭祀以至喪紀無不用焉故掌皮皆有以待

之

歲終則會其財齎

外府於邦布則共其幣齎掌皮於皮事則會其財齎

王氏謂齎者行費也皮事何取乎行費鄉遂兵械皆所自備故皮革皆所自用斂之獻之之外致之或用財焉運之則有齎歲終會之雖微不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總義卷六

宋 易祓 撰

内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宫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天子立六官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修陽教也王后立六宫以待天下之内治所以修陰教也陰教即陰

禮也言六宫者王后也王后至尊不可措言故云六宫王后雖尊四德宜備教以陰禮則日新其德乃輔佐君子之道以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克成二南之化詩稱尊敬師傅以為后妃之美其來逺矣所謂師傅者亦豈宦寺可以為之内宰之賢教成后德此書其實也王后修陰禮以為六宫之範故下而三夫人至於九嬪又至於二十七世婦又至於八十一女御莫不皆教之以陰禮言九嬪而不言

夫人世婦舉中以見上下也至於八十一女御以九人而當御故曰九御以其位卑職勞故以婦職之灋教之使各有屬者自三夫人以下以一帥三則為屬以作二事者自八十一女御而上以三奉一則為二作云者作其怠惰而警敕之以陰禮故也以至正其服而不使之侈靡正其心術而不使之奇衺卒是而行之因其女功之良苦而展其功緒以風天下内宰之教成矣　二事之說鄭氏以為絲枲王氏新傳以

為祭祀賔客之事非也二即貳也左氏載史墨之言曰物生必有兩有三乃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知王以三公為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為貳矣知諸侯以三卿為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為貳矣以至九嬪則貳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則貳之以八十一女御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賔客之祼獻瑶爵皆贊致

后之賔客之禮

大祭祀宗廟之六享也祼獻瑶爵先儒以為皆九獻之禮謂王與后祼各一朝事各一饋食各一酳尸各一與諸臣酳尸之一為九獻詳攷此經文意則有甚不然者祼自為祼獻自為獻瑶爵自為瑶爵豈可混而為一大行人於上公將幣之禮且曰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夫上公九獻且在祼酢之外孰謂宗廟而簡於此乎以司尊彝推之祼者始也酢者終也言

諸臣之所酢則王與后有酢為可知尸既助王與后
及諸臣則諸臣有獻為可知諸臣既有獻於卒食之
時則朝事饋食安得謂之無獻令攷六享之禮始也
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祼以求神后用璋瓚亦酌
鬱齊以亞祼所謂鬱齊獻酌是也二祼之後有朝事
之禮王牽牲於門祝則延尸於堂殺牲以獻腥王用
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薦八籩八豆亦酌醴齊以亞
獻諸臣為之助祭所謂醴齊縮酌是巳此朝事之三

獻也朝事之後有饋食之禮王解牲而烹之祝則延尸於室納烹以獻熟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薦八籩八豆亦酌盎齊以亞獻諸臣為之助祭所謂盎齊涗酌是已此饋食之三獻也饋食之後尸始飲食於是有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脩酌以酳尸后薦加籩豆各八羞籩豆各八亦以脩酌亞獻諸臣為之助酳所謂凡酒脩酌是已此卒食之三獻也九獻之序如此若夫瑶爵亦如之者先儒以為卒食之獻然此

經以瑤爵别言於祼獻之後則知其非獻也蓋王主祭后亞王而諸臣助焉於是尸以玉爵酳王以瑤爵酳后以散爵為諸臣之酳蓋以人道之往反報施終焉内宰於此贊之則六享之始末無違禮者至於賔客之祼獻瑤爵亦從而贊后何也大行人言將幣之禮上公則再祼壹酳饗禮九獻侯伯則壹祼壹酳饗禮七獻子男則壹祼不酳饗禮五獻王皆以此待賔后皆以此亞王内宰皆以此贊后承賔猶承神之義

也餘見遵人醢人司尊彝之職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婦正其服位

内謂九嬪世婦女御外謂卿大夫之妻正其服位使如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佐后立市非后親涖之也聖人建國其纚如此設其次者思次介次也置其敘者胥師賈師之所涖者也

正其肆陳其貨賄之貴賤而各以其肆也量謂五量

度謂五度淳謂布帛之幅長其瀍皆自上出焉以至

立社於市地之道也故祭之以陰禮陰禮對陽禮后

亞王之義也

中春詔后率外内命婦治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

會内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

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内宫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

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而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内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内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

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率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者女御而下也女宮者刑女之役于宮中者也

　寺人掌其戒令則相道其出入而糾其違戒令者若

有喪紀賔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宫而致于有司有司即宫卿世婦之官致女宫以給其役也佐世婦治禮事九嬪以上内宰内小臣贊之世婦則寺人佐之宜也若夫内人於親之有服者有弔喪臨喪之事則立于其前而詔相之以内人為卑故立于其前則異乎内小臣之詔相之也

内豎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為内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宫中則前蹕及葬執䙅罷

以從遣車

內豎奄之少者也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所謂內豎則亦侍衛於燕寢之外者故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大事則非童奄之所可傳故也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其所禁止者王之內人也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謂將葬而朝于廟則蹕以善行也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

褻器謂頮沐之器從遣車於祖廟而後行也鄭氏注

王府以褻不為頮沐之器蓋謂生時所用故與牀第

等連此則死者用之用有異焉故爾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

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九嬪亞于三夫人三夫人亞於王后是皆四德之備

而不失其禮者故王后以至九嬪内宰皆以陰禮教

之至於九御則教以婦職之灋而已未及陰禮也令

九嬪專以婦學之灋教九御是即其受教於內宰者而教之也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陰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婦學婦學之別有四教之以婦德則以順正為德之本教之以婦言則以誠信為言之本教之以婦容則以柔婉為容之本教之以婦功則以勤恪為功之本四者之教如此則婦學成矣由是各帥其屬而以時御于王所即女御之御叙是已惟其以四德之成者充其選故以時御叙而九

御無險詖之行各師其屬而九嬪有進賢之心此二南之風王化之本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奉之者六宮也贊之者九嬪也宗廟之禮王后之獻各薦籩八豆八而九嬪贊其徹始而終之也賓客則從后贊禮事也大喪帥敘哭者即以外宗所敘者帥之

世婦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帥女宫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莅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九嬪帥女御御叙于王所而世婦帥女宫濯摡為齍盛女宫乃刑女之在宫者畀於女御故也少牢曰饔人摡鼎俎廩人摡甑甗司宫摡豆籩是濯摡以男子為之而成周乃以責女宫所以及祭之日則莅陳女宫之具及内羞之物以至王使弔喪則共命以往此

數者皆世婦之與於祭祀賓客喪紀故爾

女御掌敘御于王之燕寢

敘御者以敘而進御于王也九嬪職曰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屬即女御也王所即燕寢也言燕寢而不言內寢尊后也

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歲時獻功事即典婦功所謂秋獻功也功事乃絲枲

成功之事故歳時獻之世婦於祭祀則帥女宫而濯概為齍盛又莅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故女御贊之大喪而掌沐浴后喪而持翣卿大夫之喪而從弔其職視世婦為輕矣

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王有大祝小祝后有女祝所以别内外也内祭祀則宗廟之禮内禱祠則高禖之禮招以來福祥梗以障

疾疫禬以除災殃禳以消譴讁皆內宮之禮也所謂
祝者必其端謹恪而可以薦信於鬼神者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王有大史小史后亦有女史鄭氏以為女奴曉書者
非矣掌王后之禮職以至凡后之事以禮從豈女奴
知書者能之蓋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無
非禮者不然大史詔王而以書協禮事此亦詔后以

禮從而且為之掌禮職非賢而知禮者能之乎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婦功謂絲枲之功絲以為帛枲以為布其功之小大

苦良有常式故以式灋而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齎故書齎為資謂授其絲枲以為之資故為女功之

事資內人謂女御之徒嬪婦謂九職之嬪婦鄭氏以

為九嬪世婦而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至授嬪

婦功則又云國中嬪婦所作至典絲內外工之說則

又云外工外嬪婦其說亦自背馳且國中婦人豈可與九嬪世婦並稱嬪婦哉要之九嬪世婦在經未嘗並言嬪婦凡並言嬪婦者皆九職之嬪婦也盖布帛之用不一而足非資九職之嬪婦則有所不能給若內人女御受內宰婦職之教不過以女功獻王后而已初非給邦計之用故典婦功於授事資之際以內人為後嬪婦為先其謂是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

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内府

鄭氏謂授當爲受非也其意謂國中嬪婦所作共曲婦功之所受故言受秋獻功則女御所作而王后所受故此不言受而言獻其說亦無據蓋典婦功之職雖兼言授嬪婦及内人女功之事資若内人女御所獻之功則内宰佐王后受之典婦功無與焉故此再專言授嬪婦功則只當讀爲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及秋獻功之際則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賈之

者何細而善則功雖少而有餘麤而惡則功雖多而不足通功計直是之謂賈楬而書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欲其小大苦良之有所辨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與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絲之所入九職嬪婦所作也豈惟九職嬪婦所作者哉兗之貢絲青之𥫗絲則九州貢𥫗亦入焉物有精

粗非貫其直則無以等其輕重此所以揭其貫而辨之於書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者謂繡文織組朱緑玄黄各有所宜之時頒絲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則擇其材資不容移易必如舊式之物也上之賜予亦如之者亦如舊式之物不可有輕重焉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

以其物會之

及獻功則絲功之苦良咸獻焉典絲言良功而不言苦功者苦功以共國家經常之用非所藏也受則共之而已若良功則有祭祀黼畫組就之物喪紀絲纊組文之物以至賜予之用飾邦器之用皆邦用之大者此所以受良功而藏之也藏之所以待數者之用歲終則以良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布緦縷紵其物不一而總名為麻草之物者麻之為物可以為布為緦為縷草之為物可以為紵而布中亦或兼用葛故曰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頒其為功之資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及獻功則梟功之良苦咸獻焉典枲言苦功而不言良功者良功以共國家經常之用非所藏也受則共

之而已若苦功則以待喪紀之時頒而用之或用之於衰功之衣服或用之於衰功之賜予皆邦用之不可常者此所以受苦功而藏之也藏之所以待數者之用歲終則以苦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素沙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縁衣

司服謂之内者别春官之司服而言之也天子之祭服六朝燕之服三此司服掌之王后之祭服三朝燕

之服亦三此內司服掌之一曰褘衣者其色玄褘當為翬爾雅所謂伊洛而南素質五采成章曰翬刻繒為翬繢用五采綴為飾服之從王以祀先王焉二曰揄狄者其色青揄當為揺爾雅所謂江淮而南青質五采成章曰揺刻繒為揺繢用五色綴以為飾服之從王以祀先公焉三曰闕狄者其色赤狄當為翟書所謂羽畎夏翟刻繒為翟闕而不畫綴以為章服之從王以祭羣小祀焉此三者皆祭祀服也四曰鞠衣

者鞠即麴也其色如麴塵之色采桑於北郊則以祭
蠶焉月令所謂三月薦鞠衣于上帝是也五曰展衣者
展即襢也其色白服之以見王及賓客焉玉藻所謂
一命襢衣是也六曰緣衣者緣即褖也其色黑服之
以祗御及燕居以為禮者焉玉藻所謂士褖衣是也
蓋翬之為褘揺之為揄翟之為狄襢之為展鄭氏以
為音之相近褖之為緣鄭氏以為字之誤如玉藻所
謂君命屈狄則又以闕為屈其實一而已素沙者王

后之六服皆以素沙為裏取其德之一於純潔故也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也内命婦則九嬪世婦女御也夫王后之六服則上得以兼下外内命婦之服等而降殺則下不得以僣上令言外内命婦之服止於鞠衣展衣緣衣而已其揄狄闕狄不言何也謂其與褘衣同為王后祭服而非臣庶所當用歟據明堂位云夫人副褘則雖王后褘衣魯亦得用之或謂此

魯之僭禮非周之制也然玉藻註二王之後夫人亦
褘衣是其服與后服必有降殺如王者五服與諸侯
諸臣同大章之飾而其小章備十二章之數是已又
註君命屈狄曰屈作闕此子男夫人之服知子男夫
人服闕狄則侯伯夫人服揄狄矣此諸侯夫人之服
固有定制至於三夫人視三公服曰闕狄則三公之
夫人亦服闕狄盖三夫人亞后三公論道之職亦有
定制非内司服所當辨也惟九嬪服鞠衣外則視卿

之妻也大夫之妻服展内則視世婦也士之妻服緣衣内則視女御也裏用素沙則尊卑皆同至諸侯之卿大夫士亦莫不皆眂其命之數

凡祭祀賔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若喪衰亦如之

祭祀謂宗廟之事賔客謂饗食之事后亞王而與其禮九嬪世婦則從后而佐禮事所以各共其衣服喪衰亦如之者尊卑隆殺亦如祭祀賔客之制也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王后之喪其死之衣服無以異于生之衣服凡内具之物則共其生時所用紛帨線纊鞶袠之類所以見事死如事生之意

縫人掌王宫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内之縫事

縫人以奄人二人為之以役女御則役于女御者也盖王及后之衣服棺飾及衣翣柳之材非内宫之人

莫與焉縫人爲之役而已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

凡染事

染之爲事順陰陽發斂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必因

四時之序而後可以調適萬物之性春暴練者謂陽

氣燥達宜於暴練若考工之㡆氏所謂以涚水漚絲

以爛灰渥淳其帛晝暴諸日夜宿諸井是也夏纁玄

者謂暑氣熱潤宜於纁玄若考工之鍾氏所謂湛而

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而玄在緅緇之間者是也秋染夏者若夏翟之夏其羽自然成文染以象之備其五采考工雖無其職而有畫繢五采之繡不然則筐人之職也掌凡染事則不特染絲帛而已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

治玉謂之追追師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以玉為飾故也且副編次有三等其見于經者副

與次而已詩云副笄六珈昏禮云女次純衣此曰副曰次之見於經者也編雖無所經見然廁副次之中明亦可以義起鄭氏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者編列髮為之遺象若今之假紒服之以桑次者次第髮之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服之以見王鄭氏雖以意解之義或當然王謂三翟之首服曰副鞠衣展衣之首服曰編緣衣之首服曰次者以王者之祭服推之也王者

之祭服有六而首服皆有冕則后之祭服有三而其首服亦當皆有副焉况明堂位有夫人副褘之文則非祭服不用副矣等而下之則鞠衣展衣用編緣衣用次可知也况女次純衣為緣衣緣衣既服次其中惟有編其配鞠衣展衣又可知也至於衡笄亦有二等鄭氏謂副則用衡以左氏臧哀伯之言推之也葢衡紞紘綖為諸侯之冕飾是所以維持冕者冕有之副亦有之是非副則不用衡矣又謂編次則用笄矣

以士冠禮之說而推之也纚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則非祭祀之服皆用笄矣其言追衡笄者皆以玉為之詩云追琢其章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內司服言外內命婦之服而止鞠衣展衣緣衣是九嬪世婦女御之服與卿大夫士之妻之服也蓋婦人無外事惟助祭於后與相后見賓客則服之他則不

服焉少牢云主婦髲鬄衣侈袂則大夫之妻不服展衣矣郊特牲云主婦纚笄綃衣則士之妻不服緣衣矣非不服也惟祭祀賓客而後得服其命服故曰以待祭祀賓客據上經鄭氏之説鞠衣展衣首服編緣衣首服次而編次皆用笄不言編次笄以王后之下三服而互見也喪服不用吉服之首飾惟笄而加之以經故亦共其笄經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

屨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屨者上下之所常用舄則用以行禮不以舄名官而曰屨人者以屨為上下通用故總名之也經之言舄者赤舄黒舄而已而鄭氏則有白舄元舄青舄之說經之言屨者素屨葛屨與命夫命婦之功屨散屨而已而鄭氏則有黄屨黒屨白屨之說要之臆說無據不可信也如今之祭服雖異章而

舄則一朝服則異色而屨則一古人所以辯上下明公守者在服不在屨與舄也今以經意攷之赤者南方之色故王之吉服六而皆服赤舄黑者北方之色故后之吉服三而皆服黑舄后之黑舄雖經無明文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鄭氏援此謂諸侯與王同而賈氏釋之以為赤舄者男子冕服知赤舄為男子之服則知黑舄為婦人之服是后之三翟用黑無疑矣繶者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者也約謂屨頭

以絛為鼻者也赤舄不可用赤繶是赤繶而青絇者用之於黑舄黃繶而青絇者用之於赤舄是二者經無明文其意可推此用之於祭祀者也若朝燕之三服則皆以屨鄭氏亦謂鞠衣以下皆屨爾不言赤屨黑屨而其屨亦視其舄之色經不言下三服之屨其文可以互見也素屨者非純吉之屨或遠諱與臨弔用之也葛屨者為之以葛於絺綌之服用之也至於外內之命夫命婦既有命服必有命屨屨非舄也而

命夫服赤命婦服黑亦視其爲之色焉功屨散屨者有飾曰功無飾曰散祭祀各以其宜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夏翟乃五色之羽染夏備五色之文以夏采名官使之掌大喪之復是不忍見其親之喪而以吉禮復之也不特此而已王之冕服嘗奉事於太祖之廟者也王之乘車而建綏嘗奉祀于四郊者也方其親之始屬纊也孝子之心洋洋乎其若存皇乎如有求于其

平日之所服所乘者于其平日所居所往者而求之焉其庶幾乎皐而復之如是者三復而不蘇然後為之擗踊哭泣以戒喪事孝子之愛其親至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監生臣楊以澐

周官總義卷七

宋　易祓　撰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

國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
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
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爲偪下與百姓相親而不爲
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
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

面而州長百姓得與其列建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衆庶亦在其後葢州長即鄉大夫以下也百姓衆庶即前日賓興所師之衆寡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衆職之表而能宰制衆職者乎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府宜列於天官令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屬者以其

掌市之征布故爾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

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於外未安其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掌土化之法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爲化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金玉之函於石者謂之卝取玉則破卝而得取金則煆卝而成怪石黃金非卝所出總名以卝人舉其類言之也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

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嬴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

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

有宫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土會

辨之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均之者何以頒田之法推之上地家百畮中地家二百畮下地家三百畮是中地倍於上地下地兩倍於上地而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五物九等之所以制地征者亦然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

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

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别測日景之長短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定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緩刑若朝士於邦凶荒則慮刑貶是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寛疾六曰安富
息有生生不窮之義保其息而使之有所養者聖人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聨兄

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

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徳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徳藴於内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指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之曰道藝所謂六徳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為聖知為仁義為忠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

謂之義誠實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為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親疎内外遠近之序則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於玉帛鐘鼓者為六藝之首五射六御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文字籌算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寔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

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𢬵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

歸於士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比閭族黨州鄉之聯也大司

馬以旗致民致之於平列陳之際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夫謂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六畜以備公家之用車輦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則衆寡六畜車輦皆有一定之數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旅之類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

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伍兩以至師軍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

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用衆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飭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

則為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為之施其賞罰焉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

王畿如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廵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即大宰八成比居之法

地訟以圖正之

即大宰八成版圖之法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小司徒致事致之於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

兵器以待政令